

匯周刊

Sunday

傳統創新融合
韓式美食指南
食通天下



運動秘笈
智能化+家庭樂
新世代健身



提起剪紙，許多人腦中浮現的，或許是新春窗上一抹喜氣的紅，或是婚禮中隨處可見的「囍」字。這些剪紙作品紅得應景、貼得熱鬧，卻也常被視為喜慶過後便可卸下的裝飾。少有人停下來細看，那些看似隨意的鏤空與彎折，其實藏着意義深遠的寄託：蝙蝠倒懸，是「福到了」的寓意；牡丹盛放，是富貴榮華的期盼；壽字居中，是對歲月長流的祝願。正如香港中國剪紙文化藝術學會會長孫虹所說：「每一道紋路、每一個圖案，都蘊含文化的密碼和美好的嚮往。剪紙不只是手藝，更是能被城市記住、深植在孩子心中的中華文化精髓。」在這薄薄一紙之間，人們觸摸到的，是美學，還有一個民族世代流傳的心事與祝福。

孫虹與剪紙的緣分，要從27年前說起。1999年，丈夫從舊書攤淘來一本剪紙書，沒想到這本舊書，竟像一把鑰匙，瞬間喚醒了她小學時代的記憶，「上世紀六十年代，沒有手機，也沒有電子玩具。同學之間互換剪紙圖樣，剪出小花小動物，就是我們最珍愛的遊戲。」孫虹笑着回憶。

最初，她照着二手書本剪樣，漸漸發現剪紙有一種神奇的魔力，「生活中的焦慮，會在專注剪紙時悄然消散。而每次小心翼翼地展開成品時，就像時下年輕人拆盲盒一樣，充滿未知的驚喜。當我把這份快樂分享給身邊人時，收穫的更是雙倍的喜悅。」

展開成品像拆盲盒

為了把這份純粹的快樂傳遞出去，由2008年開始，孫虹在明愛家長資源中心、教會、香港傷健協會等機構教授剪紙。2012年，她在工聯會業餘進修中心開辦有系統的剪紙班。為了備課，她大量搜集資料，「這才深刻認

識到中國剪紙的紋樣，是傳統文化的生動載體！例如蝙蝠紋，在西方萬聖節，蝙蝠是『吸血鬼』的象徵，但在中國傳統中，『蝠』與『福』同音，自古就是『福氣到』的吉祥符號，寄託了古人對幸福的期盼。」孫虹如數家珍地說，類似的傳統紋樣有上百種。

自那時起，她便將牡丹紋、雙喜紋、壽字紋等經典紋樣融入教學，讓學生不僅「剪得靚」，更懂得「為何剪」。這也成為她致力於傳承剪紙文化的真正起點。

走訪內地 處處高手

隨着對剪紙的熱愛日益加深，孫虹與一眾同好於2018年正式成立了香港中國剪紙文化藝術學會，以提供交流技藝與展示作品的平台，他們的足跡遍布香港文化中心大堂、亞洲國際博覽館，甚至受邀北上參加內地的剪紙藝術展。他們更積極走入社區，在大、中、小學及幼稚園舉辦了無數場工作坊。孫虹和團隊的心願很簡單：「以

一雙巧手，傳揚剪紙文化，讓傳統藝術的繁華，在香港處處綻放。」

在促進國際文化交流方面，剪紙更被視為中國的手信，「外國朋友往往把紅色視為中國的代表色。曾有朋友去加拿大、美國探親，邀請我剪各式各樣的剪紙作為手信，頗受歡迎。」

從2024年開始，學會展開了密集的內地交流之旅，先後走訪長沙、煙台、青島及深圳等地，「內地剪紙，講究門派與地域特色，如山西、山東、陝西各有千秋，而香港因為沒有明顯的流派與家傳系統包袱，反而孕育出更開放的思維。」

「我們帶給內地老師的，是另一個看剪紙的視角。」孫虹自豪地說，香港的剪紙可以很現代、很創新，能結合染色、書法，甚至跨媒介創作，「香港是國際化城市，作品受各地文化影響，這種美的交流是非常好的。」

展望未來，孫虹坦言，學會仍要做好「播種與培土」的基礎工作，「種子發芽成長需要陽光與水分，剪紙文化要在香港扎根，需要社會各界的看見、參與和支持。」她希望特區政府能在展覽場地、校園推廣上提供更多便利與支援；同時也呼籲學界與社會機構，多加關注剪紙藝術的教育與傳承價值。

剪紙 去浮躁貼上心願 間遊曳不拘一格

孫虹示範剪代表馬年的馬作品。



孫虹



霍北平認為，讓孩子放下電子產品拿起剪刀要投其所好。

簡單紙筆剪減壓 冀推系統課程惠學童

在這個浮躁的時代，剪紙能幫我們找回一份靜心的快樂與平安。」作為孫虹的學生，曾任幼稚園校長的霍北平對此深有體會。她認為剪紙對她而言是一項極低門檻的減壓活動，「一張紙、一把剪刀、一支筆，就能開始。」下班後安靜地埋頭剪紙，拋開「明天又要開會」的煩惱，看着美麗的圖案在手中誕生，那種放鬆與滿足，是玩手機所無法比擬的，而且特別適合孩子。

興趣是最好的老師

早前社會上出現較多學童輕生事件，讓她意識到孩子的壓力有時比成人更大，恰巧有社福機構找她幫忙設計減壓課程，她於是萌生了開設剪紙班的想法。

不過，要讓孩子放下電子產品拿起剪刀，單靠傳統的「中國娃娃」或傳統的圖樣恐怕行不通，故要投其所好，「讓孩子剪小熊貓、哪吒，甚至是動漫《鬼滅之刃》這些他們接觸過的題材，他們的眼睛會立刻發光，動機與興趣也自然會提升，所以剪紙也要與時並進。」

「一小時的課，有時我會先幫他們剪好一半，讓他們完成

剩下的部分以獲得成就感。只要興趣被點燃了，這門手藝就會留在他們心裏。也許將來到了中學壓力大時，他們會想起：『我可以剪一下紙，讓自己舒服一點。』」霍北平認為，學會了基本功，題材便可信手拈來，這才是剪紙藝術的生命力所在。

剪紙好處多多，但在香港的教育體制下，推廣起來仍面臨不少挑戰。孫虹認為，香港缺乏系統性的剪紙課程，很多時候學校請她們去辦工作坊，只有一兩個小時，「最多完成一幅作品，學生很難一步步建立能力。」她建議香港可以參考

內地，將剪紙系統性地納入常規美術課，讓學生像學習油畫一樣，有一段專屬的時間去深入理解這門藝術及其文化內涵。

曾任學校管理層，霍北平深知家長的考量，「孩子要考小一，家長寧願報讀語言、心算或面試班。到了高小或中學，時間又被考試擠壓。但我會告訴家長，把孩子獨特的剪紙作品放進個人簡介，報考小學時可能會讓面試官另眼相看，覺得孩子藝術感強。」霍北平無奈地笑說，雖然出發點有些功利，但在現實推廣中，這確實是吸引家長投入的有效捷徑。



香港中國剪紙文化藝術學會會長孫虹（左）、曾任學校管理層的霍北平（右）。



孫虹一幅以旺角通菜街為題材的作品。

孫虹在傳統剪紙紋樣中加入現代化元素。

文創產品為年輕人提供了更輕巧的入口，剪紙亦可應用於生活中的方方面面。

跨界對話新技術 框架外喜見新意

剪紙在香港仍屬小眾藝術，「過去剪紙多由民間婦女創作，核心始終是傳遞吉祥與美好的心願。這些傳統紋樣及其承載的文化價值，是我們必須堅守的『根』。」但同時，孫虹也明白若只死守傳統，這門藝術就會變得枯燥，「現在的年輕人見識廣、視野闊，一成不變的形式只會讓他們產生距離感，甚至抗拒。」

她希望以一把剪刀，讓剪紙走向世界。在她看來，現代剪紙更趨向藝術創作，是藝術家表達個人故事與情感的媒介。與傳統剪紙之間，沒有高下之分，關鍵在於互相尊重、欣賞與融合。「我希望能做一根引領大家走入剪紙世界的『盲公竹』，只要有人因此愛上它並深入探索，我便心滿意足。」因此，她樂見剪紙與新技術、新材料的跨界對話。

去年在煙台，孫虹認識了一位剪紙老師，對方將剪紙融入絲巾、毛氈等文創產品，令她眼前一亮，「文創產品為年輕人提供了更輕巧的入口。當鏤空藝術融入數字技術與新材料，便跳出了傳統框架，走向更廣闊的當代生活。」她也曾大膽嘗試將剪紙與水墨結合，為單色剪紙增添一抹破格的新意。當傳統技法遇上香港本土情懷，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？孫虹的一幅以旺角通菜街為題材的作品，便是最佳的融

合示範。其剪紙呈現出通菜街兩旁擺設的攤位以及形形色色的人，又以黃金稻草展示通菜街的歷史，原來，昔日的通菜街曾種滿了通菜與稻米；時移世易，如今已變成五光十色的繁華鬧市。「這些歷史的變遷與城市的繁盛，都可以透過剪紙的構圖與語言來呈現。」

這類作品看似繁複，成敗的關鍵在於空間處理，「不能剪錯，也不能全部通透或全部密實，一定要留有『喘氣位』，否則畫面就會斷裂。」她指這作品真正動手剪也許只需一星期，但前期找素材、想立意、構思色彩，往往要花上一個月，甚至會在最後一刻推翻重來。

在構想與成品之間，往往充滿着未知數，孫虹分享了一次難忘的「意外驚喜」。有次她本想用彩紙襯底，但效果欠佳，正打算放棄之際，突然想起手邊有一本刻畫用的薄冊。「我把它刮一刮，露出豐富的顏色，再托在剪紙後面一試，效果竟然出奇地好！很多時候創作就像拆禮物一樣。」

當然，失敗也是家常便飯。花了大量心血卻達不到預期效果時，只能咬牙修改。「能堅持下去，是因為心中有一份『想把故事講完』的執着。要講好故事，就得不斷試，直到找到最合適的呈現方式。」